



今天是五一勞動節，惟社會上不少基層勞工的辛酸一直受到忽視，他們不但工作環境惡劣，在百物騰貴下，有工人要日夜捱打兩份工。走在「清潔香港」最前線的食環署外判清潔工，一直要在垃圾站的惡劣環境中工作。大公報記者走訪了多區的鄉村式垃圾站，發現這些垃圾站大部分都由鐵皮搭建，內裏不但缺水缺電，清潔工人毫無尊嚴地在垃圾箱旁吃飯休息。有清潔工人表示，夏天悶熱大汗淋漓，只能多飲水防中暑，遇狂風暴雨便更難捱。

也有女工表示，因生活壓力要打兩份工「做足15個鐘」。有市民表示，伴着垃圾飯對身體不好，希望當局為他們改善環境。清潔工人職工會亦期望當局能設置與垃圾站分隔的休息室，為工人提供掛頸風扇、防曬袖及購水津貼，減低中暑風險，以及增設急救及消毒設備。

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、蘇榮（文） 盧剛昌（圖）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

◀ 鄉郊清潔工午膳時間，並沒有太多地方可避開當頭的太陽，只能在垃圾站的垃圾箱旁吃飯盒。



▲ 清潔工烈日下冒着酷熱掃街，汗水流個不停。

逾800鄉郊垃圾站 大多缺水電環境惡劣

垃圾站悶熱開飯 清潔工：有把風扇就好！



◀ 每天處理一個個沉重的垃圾箱，工作絕不輕鬆。

現時食環署共有162個永久離街垃圾收集站、10個臨時垃圾收集站、868個鄉村式／臨時構築垃圾收集站，以及約1900個放置垃圾桶的地點，當中的鄉村式垃圾站大多是臨時用鐵皮搭建的建築物。大公報記者連續多日走訪這些不同地區的垃圾站，發現垃圾站內環境惡劣，缺水缺電，工人景況艱難，令人擔憂。

舊式鄉郊垃圾站悶熱難捱

在元朗十八鄉黃泥墩村橋興路的舊式鄉郊垃圾站，內裏無水、無電，只有枱、椅及曬晾衣服的衣架，兩名外籍女清潔工邊工作邊說，外判公司雖有提供食用水，但清潔用的水要自行去廁所取用，因無電力供應，無法安裝電風扇。其中清潔工潘女士表示，「平日食飯都在垃圾站內，真是好悶熱，若有電風扇當然好啦！」

大公報記者次日上午11時許再次走訪該垃圾站，見到兩名外籍女工及一名外籍男工正返回垃圾站休息，因站內無水無電，未能裝設風扇等通風設備，未到炎夏，三人已不時用手拭汗，或探頭出門外透一口氣。中午時分，一名女工出外買飯盒回來，男工用膠桶盛清水，協助女工清洗雙手，然後三人便在垃圾站內吃飯，旁邊擺滿了裝着垃圾的巨型垃圾箱，環境相當惡劣，可謂「垃圾送飯」。三人吃飯後，便匆忙離開垃圾站繼續工作。

「村民見我咁慘 借電拉水」

在大埔林錦公路舊式的新山垃圾站，清潔工鍾女士表示夏天十分悶熱，經常大汗淋漓。站內原本無水無電，後來得到旁邊的村民借出水電，才能開電風扇，不過換衣服則要到附近的公廁，吃飯要在站內傍着垃圾進食，「呢度需要清潔的地方和範圍好大，由附近山頭直到這裏，夏天為防中暑，唯有多飲水。而家叫做好好彩，有村民見我咁慘肯免費借電拉水給我，有風扇可散熱，如果不是，夏天的太陽直曬入來，會好悶熱。」

記者亦分別走訪了屯門、大欖涌、小欖、元朗、西貢、粉嶺、上水及馬鞍山等地，發現大部分鄉郊垃圾站雖已改建成新式自助垃圾站，仍有部分是缺電缺水的舊式站，記者見內裏環境惡劣狹窄，稍作逗留已是悶熱難當，且傳出陣陣臭味。

清潔工人職工會去年12月公布調查指出，食環署外判清潔工反映工作的垃圾站環境惡劣，工人用膳休息不理想，資方所提供的工作所需物資與工人期望數量不符。工會期望當局能設置與垃圾站分隔的休息室，為工人提供掛頸風扇、增加通風設施、增加儲物空間、增加洗手間及淋浴間、增設飲水設備、防曬袖及購水津貼，減低工人中暑風險，並增設急救及消毒設備。同時，外判工待遇應與直聘員工看齊。



◀ 清潔工李婆婆為生計要打兩份工，每天工作15小時。



▶ 鍾女士所在的垃圾站無水無電，她更要負責清潔很大的範圍。



另闢休息地點

廖小姐(右)及黃小姐：垃圾站無水無電好有問題，清潔工連食飯都畀入面，夏天會好熱，食飯時又對住垃圾的臭味，咁樣對身體都好唔好，如果可以在旁邊起一個建築物畀佢哋休息同食飯，會更好。

市民意見



應該供水供電

市民鄭女士：無水無電，清潔工點工作啊？基本上水同照明是一定要有的，如果這方面可以得到改善，當然好啦。

打兩份工捱15個鐘：唔係點夠使？

生活逼人 「而家啲嘢咁貴，唔打兩份工，點夠食？我日頭收工後，晚上即去餐廳做洗碗，日日做足15個鐘！」65歲的清潔女工李煥轉嘆說。

交租看醫生 不夠錢用

李婆婆在大埔道的郊野公園垃圾站做清潔工，月薪約14000元，「現時租住天台的分層屋，連水電每月約交5200元，再扣除日常生活的支出，加上睇醫生的費用，可謂所剩無幾。」為了多賺點生活費，她唯有多做一份工。

對於今日（5月1日）起實行的新最低工資，

李婆婆說工資雖稍有微調，但百物騰貴，仍要慳得就慳。平日收工後，她會在街市買便宜的餸菜，回家自己煮，「大魚大肉一定無可能，出外面食餐飯都要50、60元，根本食不起！」另外，她又要經常看醫生，「排政府醫院要等三年，唯有自費到私家醫生求診，每次都要過千元。無辦法啦！如果唔打兩份工，邊度夠使？」

長期以來，李婆婆每晚11時在餐廳工作完回家，洗完澡上床休息已是午夜12時，到凌晨5時許又要出門，搭車到大埔道的車場去清潔掃街，「晚晚只睡五、六個鐘，把慳慳埋埋的錢存起來。」

改善招標制度 加強保障勞工

議員建議

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形容，「最低工資增至40元算是小小好消息，最基層的勞工隔了四年才加入工，但要追回四年物價升幅仍不足夠，希望政府可以積極推動最低工資水平一年一檢，整個機制的制定流程亦應考慮再壓縮」。他期望政府增加保障外判勞工的權益，「可以改善招標制度，不能僅以（投標）價低者得，還要將承辦商注重

和保障職業安全等因素納入考慮範圍」。



▲ 林錦公路新山垃圾站沒有燈照明，也沒有水喉，清潔工在這裏工作格外辛苦。

小巴司機：希望可放假！

打工願望

難放假是服務業的「通病」！67歲的小巴司機張伯，開車近20年，日日「返6點半放3」，每周工作六天，但別人公眾假期休息之時，他卻要上班，也不容易請假，等到年底，公司才發放假期薪金補貼。與兒子同住的張伯說，每個月約1.4萬元的工資，僅夠他和太太的生活開銷，「雖然自己不年輕，都想努力工作，自食其力，至少可幫兒子交管理費、差餉，盡量減輕他的負擔。」

張伯細訴工作辛酸，「做這行日日中午都無

飯食，只能食個包，飲支奶頂住肚餓」，患「三高」的他擔心會嚴重影響身體健康，「但手停口停，唔返工就無人工，所以無咩事都唔會請假。」

不過張伯仍未言退休，「感覺自己都可以貢獻和幫助到社會，趁現在還能靠雙手勞動，暫時亦都未想過要政府補助，所以打算至少做到70歲。」他說，「希望可以加點人工，令生活安定一些，更希望可以放到假，有更多休息時間，多做運動和輕鬆一下。」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

強積金供款上下限檢討 6月交代結果

【大公報訊】最低工資由今日起上調至每小時40元，有意見認為供款上下限也需要調整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表示，強積金管理局已完成2018年至2022年的檢討，亦作出了建議，今年6月會到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交代政府決定。

根據現時安排，打工仔月入少於7100元便須供強積金，至於月入高於3萬元，僱主

的最高供款額都只會是1500元。孫玉菡指出，取消強積金對沖會在2025年5月1日如期實施，將按法例要求不設追溯期，會盡快落實，為商界提供長達25年、總額逾330億元的資助計劃。

另外，現時只有約三成僱主在限期前補交強積金欠款和5%附加費，積金局透露正研究修例推行分層附加費的安排。

議員倡最低工資採用方程式調整

【大公報訊】法定最低工資今日起上調至每小時40元。特區政府上周完成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第一階段諮詢，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、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建議，以方程式調整法定最低工資，並將最低工資與低薪行業僱員每小時工資第10個百分位的工資水平掛鈎。他指出，方案能縮短流程、可滿足「一年一檢」訴求，同時保障有一定數量勞工受惠，而商界亦能對人力成本做出預測。此外，該數據現時已出現在

每年的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中，毋須額外消耗資源。顏汶羽解釋，採用此方案，首先流程大大縮減，「一年一檢」得以實現；而該方程式亦能保證有至少10%低薪行業僱員從中受惠，按照2021年政府提供數據，人數近20萬。至於「資方」，他指商界並不過分在意最低工資調整，因最低工資僱員佔比太少，而按照方程式計算令人力成本可預測，對商界亦有好處。